

· 人物与书林 ·

张舜徽的治学之路与图书馆

王丽萍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湖北武汉 430079)

刘振然 (湖北省恩施市第一中学 湖北恩施 444500)

摘 要: 一代国学大师张舜徽的学术成就现在越来越多地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对其研究也日渐增多, 然而近年来对张先生的研究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他与图书馆的关系, 文章着重从张舜徽的学术生涯来探讨他与图书馆的关系, 从而揭示他从“书缘”到“图书馆缘”的文化心迹。

关键词: 张舜徽 文献学 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6-0125-04

Zhang Shunhui's Approach of Learning and Library

Wang Liping (Library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Liu Zhenran (The First Middle School of Enshi City, Hubei Province, Enshi, Hubei, 444500)

Abstract: As master of Chinese learning, the scholarship of Zhang Shunhui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the study about him have been increased gradually currently. But, the very important a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Shunhui and library, has been ignored. This paper discusses it mainly and reveals his cultural true feeling from affection for book to affection for library.

Key words: Zhang Shunhui; study of documents; affection for library

CLC number: G250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6-0125-04

历史文化名人一般都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早在 1896 年 7 月《时务报》创刊号上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 计有三事, 曰学校, 曰新闻馆, 曰书籍馆。”书籍馆即图书馆, 他在晚年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 对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 对历代国学的整理、考订以及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等, 都一一传为佳话。“图书馆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集散地”,^[1]有一大批学者在图书馆做出了很多学术成果, 如陈寅恪在图书馆酝酿出了“柳如是”课题等等, 而张舜徽先生, 这一国学大师与图书馆的关系则揭示了他从“书缘”到“图书馆缘”的文化心迹。

张舜徽先生(1911-1992), 湖南沅江人, 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 博涉四部, 在传统

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 留下了大量论著。《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 便可见他对学术事业的贡献。近年来对张舜徽先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还推出了《张舜徽学术研究》(第一辑)。然而, 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国学成就、文献学贡献、清史研究与文字学等方面, 对他与图书馆的关系研究却很少。

一 张先生的求学、著述与图书馆

1911 年, 张舜徽出生在湖南沅江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耳目濡染, 从其祖辈那里继承了勤奋治学的优良传统, 其祖上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与积淀, 则促使他走上了

传统学术的道路。十岁之前在其父的指导与严格要求下,读了大量的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书籍,这就为其以后的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七岁他离别家乡,到外地求学。先到了长沙,后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开阔了眼界,这里有一人对其影响很大,那就是他的姑父余嘉锡先生,余嘉锡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四库提要辨证》的著者,当时在辅仁大学任教。张舜徽先生住在姑父家,因此得以认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大家,诸如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等人,先生都曾向他们求教,这些学者对先生解答疑难问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几年时间,张先生每天从早到晚都到北海图书馆读书,每天都有自己的读书计划或任务。《资治通鉴》就是那时读完的,那年先生才十九岁。先生自己的回忆则是:“想起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也可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将两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并且写了简明的札记。”^[2]加之众多学者的指导,他在这期间收获很大,使其学问大有长进。他后来回忆这几年的求学经历时说:“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3]可见,先生对此段时间的读书经历印象极为深刻,他对图书馆的感情由此而生,并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1946年,张舜徽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时,学校图书馆购得一部《皇明经世文编》,藏在珍本室中,这部书共五百零四卷,收录了四百二十四家的政治论文,共记载了三千一百四十五篇,为读这本书,张先生趁暑假休息,便携带纸笔,入馆阅读。从早到晚,每天都差不多读完十几卷,经过五十几天就将这部书读完了。当然先生读书不仅满足于读,在他读的过程中使用心整理与总结了一些东西,选定其中比较精要的写作,凡三百二篇,把它区分为礼乐、兵刑、教化、学术、治道、将略、财赋、铨选、经营、水利、边防、夷务等十二门,各归部类,不相淆杂。”^[4]最后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上。

先生在谈及读清人文集、笔记时,先生指出:“自己买到的清人文集,不过四百种,而我所得寓目的,便有一千一百余家;自己买到的清人笔记,不过百余种,而我曾经看过的,便有三四百家。其中大部分是从图书馆,特别是北京、上海图书馆阅读的。每趁寒暑假的空隙时间不顾严寒酷暑,到那儿去饱读未见之书,收获很大。”^[5]可以说先生把自己集中的时间全用在了图书馆,此时他与图书馆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先生自己的观点则是:“一个人的财力究竟有限,有些大量的书,仍需依靠从各大图书馆借观,才能解决问题”,^[6]可见先生认识到了图书馆在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充分利用了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图书馆是他学术取得成功的一个

很大保证,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著作与史料,把这段时间的求学经历与其早年的读书经历结合起来,图书馆是他积累资料与总结整理这些资料的主要保证。

二 先生的著作对图书馆工作的理论意义

关于先生的著作与图书馆的关系上面已涉及了一部分,主要是图书馆是先生著作形成的重要保证,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先生著作的形成将变得非常艰难。那么他的著作对图书馆有什么作用呢?

先生的著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文献学,这里主要包括《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和先生的一些演讲、讲话等,对图书馆的工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首先,这些著作是图书馆馆员了解文献学基本知识的重要参考书。图书馆是文献资源的集中地和读者获取文献的场所。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是直接与文献打交道的,若不具备文献学的基本知识,那他便不是一个合格的馆员。《中国文献学》等著作可以作为学习文献学的入门书,亦可作为研究文献学的重要著作,张先生关于文献学的著作还可以使馆员学会如何辨识图书,正确认识古籍的价值,进而为图书馆的采购提供方便。另外,《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为馆员和读者阅读古籍创造了方便。实际上,现在图书馆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这些著作更是他们必备的。比如说研究目录学你就不得不读先生的《广校雠略》,因为先生在此书中认为目录学不可独立为学,而应是校雠学的一个组成部分,^[7]等等。当然,对于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图书馆来说,先生的著作作用更大。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主要包括馆藏古籍的编目、影印、缩微复制工作等,作为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应具备的知识包括语言文字学知识、古典文献知识等,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中国文献学》《广校雠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著作则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开展。

其次,先生的著作,这里主要是指先生的演讲等,可以使读者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和“爱护、尊重和支持”图书馆。^[8]张先生的个人经历可以成为读者认识图书馆作用的例子,当然先生也在大声疾呼让全社会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一些人,只看到工农业生产的多少,创造发明多少,高等学校毕业生多少,培养出各方面的后起之秀多少,认为是替国家做出了贡献。而把图书馆事业置于很平淡的地位,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9]既而先生指出了图书馆的作用:“它是百科知识的仓库,直接间接替人们提供了许多吸取知识和寻找资料的方便,使各行各业都能各取所需,用以解决业务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以便更好地替国家作贡献。”^[10]由此可见,先生对图书馆作用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先生之所以如此强调

图书馆的作用是与先生在治学过程中积极利用图书馆分不开的。

第三,先生著述在许多方面都指出了图书馆的作用,尤其是它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作用。他在谈及地方志研究和整理工作时,他先谈了封建社会学者求书不易等种种限制,接着指出了今天从事此项研究条件的优越性。由于图书馆林立,国家注意收购、保存,收藏之丰富,为从来所不及。“他还认为研究方志不是几部或几十部方志所能解决问题的,必有赖于凭借大量丰富的方志,才能逐一浏览,提要勾玄,大规模地进行工作。”这一点要求,仅凭个人购书是远远得不到满足的,必须借助于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资料很丰富。“据初步了解,北京图书馆大约有六千部;上海图书馆大约有五千部;南京图书馆大约有四千部;其他如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大以及各省大图书馆,多的可至三千以上,少的也不减两三千。在全国范围内,截长补短,以有济无,数量是惊人的。通过馆际交流,无不可见之书,这便是我们拥有的优越条件。”^[11]可见,先生十分强调图书馆在保存文献资料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先生同时也指出在治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图书馆;至于书籍,私人储备不多,全靠从图书馆或单位资料室借阅。公家收藏的书多,如果遇着研究一个问题必须参考资料时,只有勤跑图书馆,才能解决问题。^[12]

第四,先生的著作指出了图书馆是初学者获得学习方法的重要途径。图书馆收藏的书中,有的书是前辈学者们治学经验的总结,如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便是一本很好的治史经验谈,这样的书可以使初学者少走不少弯路。先生对这一点也很看重,他谈到:“至于学习历史的具体方法,大家可从图书馆借阅相关的书,自然会得到启发和帮助的。”^[13]先生的这段论述使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图书馆在引导初学者方面的“启蒙”作用。当然,先生自学成才使他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可以说这是他治学经验的一个总结。著名学者蔡尚思也指出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与先生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

最后,先生结合学者们,尤其是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学者们的工作经历来强调图书馆的作用。他认为主持一个省级以上的图书馆的人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卓越的见解才能胜任这一工作。柳诒征于盩厔图书馆,徐森玉于北京图书馆,他们这些人都是“绩学之士”,^[14]他们对图书馆的主要贡献是“收聚遗籍旧刻,保存文化遗产”,同时,先生还指出他们通过实际工作,锻炼了一大批有用的图书馆人才,这便是图书馆出现了不少精通版本、目录、校勘之学的人才的原因。先生还专门为柳诒征作传,重点总结了柳氏的成就;他收集藏书,整理版本、目录,做出了很大贡献,曾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范氏木迁馆藏书,继而裁并淮南书局、江南书局、江楚编译局所有版本、书

籍,通志局档册等,都充实到图书馆,使成为江南地区文物古籍最丰富的图书馆。并利用了极大的精力编造了《国学图书馆总目》四十四卷。^[15]同时指出了当时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为学界所推崇”。如果单纯地分析仅能看出先生强调了柳诒征对图书馆的贡献,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柳诒征在版本、目录学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正在于他对图书馆大量藏书的充分利用,可以说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柳诒征成绩的取得创造了条件。

三 先生赠书与图书馆

张先生一生勤奋治学,著述颇丰,他在其《八十自叙》中写道:“生平无他事可述,讲习之外,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种耳。”^[16]这便是先生的“书缘”,读书到著书,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是其获得文献资料的重要场所,虽然他没有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在图书馆中酝酿出“课题”,也没有像柳诒征那样创办图书馆,但他有着深厚的“图书馆缘”,几乎他每本著作的写成都与图书馆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同湖南图书馆的人员进行了接洽,办完图书交接的最后手续。可见,先生直到去世还不能割舍与图书馆的关系。张先生“图书馆缘”的最后反映就是他全部书稿赠送给湖南图书馆。

在这里他为什么选择湖南图书馆呢?

首先,先生是湖南人,作为老一辈学者的他,乡土情结还是比较浓的,加之他对湖湘文化有一种归宗的愿望,使他认为将书赠给湖南图书馆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

其次,湖南图书馆也注意对湖湘名人著作与资料的收集和收藏。先生对湖南图书馆藏书妥善保管的印象比较深刻,将书交给湖南图书馆先生还是比较放心的。1984年先生偶悉湖南图书馆收藏了自己四十年代的日记,便给湖南图书馆写信要求借用,后湖南图书馆将日记寄给先生。先生览后确认是自己的日记,由于日记保存在善本库,因此都保存的比较好,先生由此认识到了湖南图书馆在保存方面做得比较好,因此将书交给湖南图书馆先生还是很放心的。另外,湖南图书馆对先生的书采取了专室保存,有利于保持资料的完整性,这也是先生想看到的结果。

先生的选择是明智的,反观前人对自己藏书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选择的正确性。胡适在1957年6月4日立下的遗嘱中,对其藏书与手稿谈到了两点:一是确信北京大学恢复学术自由时,将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委托保管的一百零二箱书籍赠给该大学;二是在纽约的全部手稿、书籍、文件遗赠给台湾大学,由杨联升、毛子水两人安排保管、编辑与出版事宜。胡适对其文稿与藏书的处理分成了两部分,在北京大学图书

馆的那部分藏书被打入到北大图书馆的流通领域，没有对其进行专门保管；在台湾大学的那部分则处理很好，其手稿很多经过杨、毛二位学者的整理进行了出版。

比较一下张先生将书赠给湖南图书馆的专室保存和胡适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打入流通领域，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专室保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捐书者的学术生涯，尤其是其读书经历及心得。张先生赠给湖南图书馆的书主要包括已经出版的全部著作，部分港台翻印本，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重要手稿和先生反复阅读后批注的古籍，共78种，先生逝世后，其全部藏书5500余册，全部捐赠给了湖南图书馆。尽管先生的藏书没有胡适的藏书丰富，但是在研究张先生的读书、学术生涯等方面的难度明显小于胡适，因为湖南图书馆在保存这些赠书方面采取了专室保存，资料都没有什么损失，胡适的藏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全，使我们很难了解胡适的读书经历，进而对研究胡适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先生的治学在其《八十自叙》中已有论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17]可见先生走的是一条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道路，也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涉及大量的文献资料，仅凭个人买书是得不到满足的，先生有买书的嗜好，读书、买书这便是先生的“书缘”，但是先生也意识到仅凭个人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先生又和图书馆深深地联系了起来，这就是先生的“图书馆缘”。

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书和图书馆是先生的两种依赖，可

以说由“书缘”到“图书馆缘”的过程是先生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来完成的，这也体现了先生的文化心迹。

参考文献：

- [1] 陈燮君，盛巽昌.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1.
- [2] [4] [5] [6] 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681，682.
- [3] 周国林.历史文献领域的经典之作——张舜徽集 第一辑介绍[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11-30.
- [7] 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一)[A].张舜徽集(第一辑)[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8.
- [8] [10] [14] 张舜徽.致友人论图书馆事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608，608，609.
- [9] [11] 张舜徽.在史学领域内要重视方志的研究和整理[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59，59-60.
- [12] 张舜徽.自学可以成才[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77.
- [13] 张舜徽.我们提倡读两种书[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65.
- [15] 张舜徽.史学家柳诒征传[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322.
- [16] [17] 张舜徽.八十自叙[A].切庵学术讲论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908，909.

作者简介：王利萍（1964-），女，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信息管理；刘振然（1985-），男，湖北省恩施市第一中学教师。

（上接第116页）

- [25] 刘起釭.尚书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216-323.
- [31]（宋）王应麟.玉海·帝学：1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518.
- [32]（宋）陆游.渭南文集[A].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明刊本·集部：201册[Z].上海：上海书店，1989.
- [33]（宋）郑樵.通志·图谱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25.

- [34]（汉）伏胜（清）孙之騷辑.尚书大传[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8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20.
- [36]（宋）苏洵.嘉祐集笺注·洪范论叙[M].曾枣庄，金成礼笺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04.

作者简介：王小红（1973-），女，重庆梁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及学术史。

（上接第120页）

- 政协山丹县委员会.山丹文史资料 第一辑[C].政协山丹县委员会，1990：45-50.
- [29]《创修民乐县志》编纂大意[A].攀得春.创修民乐县志[M].民国三十八年抄本.

- [31] 张志纯《高台县志辑校》后记[A].张志纯等校点.高台县志辑校[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552.

作者简介：吴浩军（1964-），男，甘肃酒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和河西文化。